

人物简介/

长孙无忌(594—659)，字辅机，河南洛阳人，鲜卑族。唐朝初期政治家，隋朝右骁卫将军长孙晟之子，母亲为北齐乐安王高劼之女，文德皇后同母兄。自幼丧父，由舅父高士廉抚养成人。聪明颖悟，雅有武略，与唐太宗是布衣之交，进而结为姻亲。晋阳起兵后，前往谒见投效，跟随唐太宗征战四方，成为心腹谋臣，封上党县公，参与策划“玄武门之变”。

贞观年间，历任左武侯大将军，领吏部尚书，拜尚书右仆射，迁司空、司徒兼侍中、检校中书令，封赵国公，封赵国公，位列第一。立储之争时，支持外甥唐高宗李治，成为顾命大臣。永徽年间，拜太尉、同平章事，主持修订《唐律疏议》，冤杀吴王李恪，反对“废王立武”。显庆四年(659)，为许敬宗所诬，削爵流放黔州(今重庆市)，自缢而死。上元元年(674)，唐高宗李治追复长孙无忌官爵，命其孙长孙元翼承袭赵国公爵位，并将他陪葬昭陵。



长孙无忌画像。

令旗山下 长孙无忌的穷途末路(上)

□ 庞惊涛 文图

四

登上皇后宝座，是不会放过褚遂良和长孙无忌的。

遭政治清算的先是褚遂良。武则天显然还记着他反对“废王立武”的坚决态度，那近乎一种政治表演：他将官笏放在台阶上，同时也把官帽摘下，向高宗不停叩头以至于流血。你既然不要我命，我也不给你好命。武则天先将褚遂良赶出朝廷，贬他到潭州任都督。不久，又调褚遂良离京师更远的桂州(今广西桂林)去任都督。为打击褚遂良，武则天又和许敬宗、李义府一起，诬告中书令来济门下侍中韩瑗与在广西的褚遂良共谋反叛。以此为借口，褚遂良很快又被贬到了更远的爱州(今越南清化)。

绝望之中，褚遂良向高宗上了一封陈情书，诉说自己曾长期为高祖与太宗效劳，是高宗继位的坚决支持者。他希望借此让高宗收回成命。但他没有料到，武则天此时已全面参与帝国政务。即便高宗有那么一丝犹豫和反悔，他也禁不住武则天的游说。

公元658年，褚遂良在爱州带着遗憾离世，享年六十三岁。

褚遂良之后，接着就该是长孙无忌了……

政治清算 褚遂良贬至爱州离世

三

皇坟冷清 清彭水邑令建诗碑

尽管秋已渐深，但长孙无忌墓周边的荒草仍然长势甚欢，它们几乎掩埋了那条本就不易发现的路。不长的路走过，便看到墓主体。墓高约5米，直径三十米，为圆形黄土冢。墓正中有四块石碑，最右的石碑，是重庆市人民政府于2011年4月所立，石碑正中是楷体的“长孙无忌墓”五个大字。“长孙无忌墓”上面，标明此墓为“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”。其余三块石碑依次是明万历年间彭水知县吴元凤所立“唐太傅长孙公无忌之墓”碑，此碑高1.58米，宽0.73米；其次是清乾隆十一年彭水知县立“长孙无忌之墓”石碑，此碑高1.4米，宽0.49米，厚0.11米；还有一通碑是清咸丰十年彭水邑令所建诗碑，高1.55米，宽0.7米，厚0.1米，诗文三十二句，二百二十四字。由于年深日久，三碑上的字俱已漫漶不清，最后一个诗碑上，依稀能认出几句：叹旧怀贤此地过，风微避矣望山河。已悲骨肉同心少，空怨孤忠血泪多。诗人在褒奖和赞颂长孙无忌的开国之功的同时，更多是对他穷途末路、葬身蛮荒之地的悲悯。

顺着墓右行数步，即见一木石结构的亭子。五角两层结构，一层建有护栏，二层间留有一个供人上下的小洞。借助亭中预留的铁环，我登上二层平台。举目四望，令旗山虽不高大险峻，却也绵邈多姿，远处的薄刀岭被云雾遮住，时隐时现。乌江能看到一线际涯，正是半实景半想象的妙处。山环水抱，想来当年选址的人还是颇费了一番心思才寻得此佳处的。

亭边尚有两块石碑。一是1984年6月由四川省武隆县人民政府(重庆未直辖前，武隆为四川省辖县)所立的“唐赵国公长孙无忌之墓”。碑上除简要介绍长孙无忌生平外，特别说明：公元674年，(长孙无忌)获昭雪，迁葬陝西昭陵，此为衣冠冢。另一块石碑为四川省武隆县人民政府于1982年所立，因石碑通体被丝瓜藤遮蔽，上面的文字已难以全部辨识，但“长孙无忌”几个隶字还是能一眼认出。

我绕墓一周，再未看到任何石碑。墓侧有三户人家，但都空室无人，最边上一家木石所建的老宅许是多年未住人，主体已然倾颓，边上贴了一个提示路人注意危房的告示。没有鸡鸣狗吠，几树柚子，熟了也没人采摘，就任由其落地腐烂。

二

最后通牒 长孙无忌站队褚遂良

“家庭聚会”后，高宗和武昭仪没有放弃，继续做长孙无忌的工作。先是派武昭仪的母亲杨氏上门陈情，再是让礼部尚书许敬宗上门劝说，但长孙无忌还是一口拒绝了。

贵为皇帝而不能如愿，这让高宗很窝火。而前进路上出现的这个绊脚石，更让还是昭仪的武则天暗自怀恨在心。两个人一合计，决定不给这些顾命大臣面子，软的不行就“硬上”。于是便有了“内殿商议”这出戏：这相当于高宗和未来的武后的“最后通牒”。

尽管此前两三个回合中，高宗和武则天早已知道了长孙无忌的态度，但他们还是希望在这最后关头，得到这个既是国舅，又是顾命大臣的重量级人物的支持，这样两全其美、皆大欢喜的事，他们以为长孙无忌会愿意去做。他们显然判错了这个凌烟阁上排第一的人物的气性，长孙无忌在这关键的时间节点上，虽然明知反对有政治风险，但还是坚定地站在了褚遂良这一边。

高宗的脸黑了下來，武昭仪大约拂袖而去。一段血腥的政敌清洗历史就要开启了。如果说“家庭聚会”时的反对尚是皇族内部矛盾的话，那么，“内殿商议”上的公开反对便是利害攸关的权力斗争了。为相半生的长孙无忌不会不明白这次反对的危险性，但他显然更重视唐太宗的遗命。“不负先帝”，比起“不识时务”来，在长孙无忌看来更为重要，这便是这些“谋国重于谋生”的骨鯁之臣的致命短板。



唐高宗李治画像。



长孙无忌墓前的石碑。



前往长孙无忌墓路边竖立的唐宇石碑。



长孙无忌墓前的四个石碑。

一

『废王立武』长孙无忌装聋作哑

车过银盘电站，顺江一条蜿蜒的村道，通向长孙无忌墓。当地人称为“天子坟”，也有人叫“皇坟”。沿途四五公里，没有任何路牌指引，搞得我“疑神疑鬼”，一见路边规制略大的坟便要停下来上去探望一二，生怕就此错过。

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放羊的老人，在他的指引下，终于顺着一条荒草丛生的小径，找到了长孙无忌墓。

自古名臣多横死，令旗山下有冤魂。生于帝京洛阳的一代名相长孙无忌，生前绝不会想到，他会葬身于这个远离京城的蛮荒边地。历史的演进总是这样出人意料，在唐诗宋词里几乎很难看到任何记录的武隆江口镇，却意外地迎来了这样一个在唐初权势熏天而又声望盈朝的大人物。

这是长孙无忌的人生不幸，却无意中造就了江口镇的地望之幸。

历史回溯。1364年前，即公元659年，唐高宗显庆四年，武昭仪圣眷日隆，高宗渐生废后之心。某日，高宗召长孙无忌、李勣、于志宁、褚遂良等重臣入内殿商议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之事。聪明的李勣自知此事敏感，乃称病未去。而于志宁呢，在高宗和武昭仪的联合威压之下，虽明知废后不妥，但终究是噤不敢言。倒是褚遂良这个太宗遗命的顾命大臣敢于直谏，提出各种理由激烈反对高宗“废王立武”。

一个不来，一个不开腔，一个反对，高宗和武昭仪显然很需要一个支持者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借坡下驴了。为了做支持者的工作，两个人也没少操心。上一年，他们就一起到长孙无忌家宴饮，名义上是一次普通的“家庭聚会”，实际上是有所宏图。当然，两人上门也没空手，高宗出手大方：不仅赏赐金宝辇锦十车，又任命长孙无忌的三个庶子为朝散大夫。宴饮间，高宗以皇后无子频频暗示长孙无忌。长孙无忌却装聋作哑，“顾左右而言他”，弄得高宗和武昭仪很不愉快。



长孙无忌墓边，乌江从这里流过。

注销公告

经公司股东决定，四川华西都市电子商务有限公司(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101040866826035)决定注销解散。清算组由冉梅等人组成。请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，前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号向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。特此公告

联系人：冉梅
电话：86969782



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葱拍客得大奖